

《重现经典：长城》

书籍信息

版次：1

页数：

字数：

印刷时间：2016年12月01日

开本：32开

纸张：胶版纸

包装：平装-胶订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229116644

编辑推荐

首届布克国际文学奖获得者

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

——伊斯梅尔·卡达莱

希腊 阿尔巴尼亚 奥斯曼土耳其 帖木儿帝国 中国

迷宫般循环往复

一部锁在银行保险箱里的手稿

三个充满荒诞与隐喻的黑色寓言

这或许是卡达莱*伟大的一本书。——《纽约客》

2016年9月中旬，距离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还有一个月之际，腾讯网、凤凰网、北京青年报……各大媒体的文化版编辑再次拨通我和我几位同事的电话：“请联络高兴老师接受我们采访。”“请代我们联系郑恩波老师。”“请再帮我们与卡达莱做一下沟通。”……如此多管齐下，如此严阵以待，皆因过往的十年以来，伊斯梅尔·卡达莱始终位居各大博彩公司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的前列。

出生于阿尔巴尼亚的卡达莱在中国一直名头不够响亮，甚至对于很多年轻读者来说，听到阿尔巴尼亚这个名字，还以为是某个非洲小国。而事实上，早在2005年，卡达莱便以他的成名作《亡军的将领》一书获得首届布克国际文学奖。欧美文学界交口盛赞他可与海明威、卡夫卡等大家比肩。而中国与远在东欧的阿尔巴尼亚之间错综复杂的渊源，也是卡达莱作品中多次出现的一个主题。

卡达莱因几部长诗而奠定在阿尔巴尼亚的文学地位，因长篇小说《亡军的将领》在三十余国的出版而蜚声国际文坛。然而，阿尔巴尼亚国内政治环境的风云变幻，令他的命运也随之多舛。

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

迷宫般循环往复

三个充满荒诞与隐喻的黑色寓言

这或许是卡达莱*伟大的一本书。——《纽约客》

2016年9月中旬，距离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还有一个月之际，腾讯网、凤凰网、北京青年报……各大媒体的文化版编辑再次拨通我和我几位同事的电话：“请联络高兴老师接受我们采访。”“请代我们联系郑恩波老师。”“请再帮我们与卡达莱做一下沟通。”……如此多管齐下，如此严阵以待，皆因过往的十年以来，伊斯梅尔·卡达莱始终位居各大博彩公司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的前列。

卡达莱因几部长诗而奠定在阿尔巴尼亚的文学地位，因长篇小说《亡军的将领》在三十余国的出版而蜚声国际文坛。然而，阿尔巴尼亚国内政治环境的风云变幻，令他的命运也随之多舛。

这些稿件被存放在巴黎城市银行的一个保险箱里。它们清楚而直接地表达了卡达莱对阿尔巴尼亚政体的看法。其中便包括《长城》一书的部分手稿。在此之前，他只是间接或隐晦地提及此事。

时过境迁，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阿尔巴尼亚的政局也不复从前。这些手稿在1994年到2003年的十年间陆续在法国出版，随后又在阿尔巴尼亚发行——而且是以两个版本，被偷偷带出阿尔巴尼亚的假冒西方作品版本以及恢复本来面目的原始版本。卡达莱正是希望它们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这个世界，希望它们能跨越将阿尔巴尼亚与世界分隔开来的那条鸿沟。

[显示全部信息](#)

内容简介

《长城》是阿尔巴尼亚著名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的一部中篇小说集。在2005年获得首届布克国际文学奖之后，卡达莱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媒体盛赞其可与海明威、卡夫卡比肩。其作品被翻译为三十余种文字在全球出版，得到了文化界及各国读者的一致好评。

《长城》一书包含三个中篇小说，分别是《长城》《致盲敕令》及《阿伽门农的女儿》。《长城》围绕对峙在长城两侧的一位明朝官员和一个蒙古士兵展开。征服了奥斯曼帝国的帖木儿却无法突破明朝的薄弱防线。《致盲敕令》的背景是19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改革，描述了一个阿尔巴尼亚家族在帝国暴政下的悲哀命运。《阿伽门农的女儿》再现了20世纪80年代真实的阿尔巴尼亚，借助两则希腊神话，讨论了西方文化传统的根基——专政的一面。全书情节循环往复，有如迷宫般精巧别致，仿佛充满荒诞与隐喻的黑色寓言，讨论了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政治统治。

作者简介

[伊斯梅尔·卡达莱](#)

（1936 - ），阿尔巴尼亚当代最著名的作家和诗人，曾先后在地拉那大学和高尔基世界文学学院学习深造。1954年，他以诗集《青春的热忱》初登文坛。1963年，他发表了首部小说《亡军的将领》，其后陆续出版《破碎的四月》《梦幻宫殿》等长篇小说，迄今作品已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出版。2005年，卡达莱获得第一届布克国际文学奖。

目录

1. 长城

2. 致盲敕令

3. 阿伽门农的女儿

媒体评论

这或许是卡达莱最伟大的一本书。——《纽约客》

在当代所有的伟大作家中，只有卡夫卡曾涉足过卡达莱致力书写的这个令人不安的领域。

——《纽约时报》

卡达莱是在阿尔巴尼亚文学、历史、民俗学、政治学等各领域都留下印记的作家。他描

绘了一种完整的文化，继承了《荷马史诗》的叙事传统。

——布克国际文学奖评委会主席 约翰·凯里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蛮夷勇士库特卢克

首领们已经聚集在忽里勒台，帖木儿可汗的命令已经抵达。“千万不要冒险越界到另一边，”上面写道，“因为那样你们将万劫不复。”可是越不让我去，我反倒越想跨过去看看那里的城镇和那里的女人，听说她们在锃亮的镜子中能变成两个人，除了一层他们称之为丝绸的薄纱什么都不穿，女人的快乐夹缝比蜂蜜还要甜美，可这些该死的石头堆不让我过去，它阻碍着我，压抑着我，真想用短剑将它刺上几下，虽然我也清楚，铁器对它不起什么作用，因为两天前的地震它都能经得起。当颤动的大地和那石墙在彼此较量的时候，我在震动中高呼：“你是唯一能让它倒下的！”可最终还是没有什么作用，城墙胜出了，它让地震偃旗息鼓。望着地震最后的几下抽搐，我流下了泪水，就像一头被人砍断喉咙的公牛，直到，唉，我看到它没了气息，老天啊，我是那么伤心，就像那次在别特-帕克-达拉平地上我对统帅阿巴嘎说的一样：“不知为什么我就是想大喊几声。”他对我说：“这片草原叫别特-帕克-达拉，是饥饿的草原，如果你体会不到自己的饥饿，就会感受别人的饥饿，那么策马前进吧，孩子！”那就是他们告诉我的：草原的儿子，策马向前，什么时候都不要停下来，可如今这堆石头让我无法前进，它挡住了我的去路，它与我的战马赤膊对峙，它的骨子里都在嘶喊，我感到自己正在被它拉进阴森的灰泥中，我不知该如何是好，但它正在把我的脸变成灰白色，正在让我融化，将我漂白，啊……

宋督察

日子还是这么一天天无聊地过着，就好像被突然切换到了晚年。我们还没有从周末遭受的地震中恢复过来。

他的两轮战车停在我们的瞭望塔前，他说：“我来自教坊司二十二号。”从那时起，我就有种不祥的预感，或者说是某种极其类似的感觉。我问他那个部到底是干什么的，他是不是真的想为长城修复工程中的军士和匠人们演奏几首曲子或是唱上几段，他高声大笑了几声。“我们部里的人很多年不做那种事情了！”他接下来对我们说的更是令人惊骇，以至于我的副将一度打断他，哀伤地向他询问：“那都是真的吗，还是你在开玩笑？”

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当然听说过，朝廷中的一些部、署虽然还保留着传统的名号，可是职能早已完全改变了——但事情竟然如此离奇，听说为皇帝提供增强性能力的药，竟然成了水军要员的主要工作，而舰队却掌握在宫中大太监的手里，唉，没人知道这些人的脑袋都在想什么。他说，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你知道现在铜矿和铸造厂归谁管吗？这些天谁在操控外务决策？谁在掌控朝廷事务？”

首领们已经聚集在忽里勒台，帖木儿可汗的命令已经抵达。“千万不要冒险越界到另一

边，”上面写道，“因为那样你们将万劫不复。”可是越不让我去，我反倒越想跨过去看看那里的城镇和那里的女人，听说她们在锃亮的镜子中能变成两个人，除了一层他们称之为丝绸的薄纱什么都不穿，女人的快乐夹缝比蜂蜜还要甜美，可这些该死的石头堆不让我过去，它阻碍着我，压抑着我，真想用短剑将它刺上几下，虽然我也清楚，铁器对它不起什么作用，因为两天前的地震它都能经得起。当颤动的大地和那石墙在彼此较量的时候，我在震动中高呼：“你是唯一能让它倒下的！”可最终还是没有什么作用，城墙胜出了，它让地震偃旗息鼓。望着地震最后的几下抽搐，我流下了泪水，就像一头被人砍断喉咙的公牛，直到，唉，我看到它没了气息，老天啊，我是那么伤心，就像那次在别特-帕克-达拉平地上我对统帅阿巴嘎说的一样：“不知为什么我就是想大喊几声。”他对我说：“这片草原叫别特-帕克-达拉，是饥饿的草原，如果你体会不到自己的饥饿，就会感受别人的饥饿，那么策马前进吧，孩子！”那就是他们告诉我的：草原的儿子，策马向前，什么时候都不要停下来，可如今这堆石头让我无法前进，它挡住了我的去路，它与我的战马赤膊对峙，它的骨子里都在嘶喊，我感到自己正在被它拉进阴森的灰泥中，我不知该如何是好，但它正在把我的脸变成灰白色，正在让我融化，将我漂白，啊……

宋督察

他的两轮战车停在我们的瞭望塔前，他说：“我来自教坊司二十二号。”从那时起，我就有种不祥的预感，或者说是某种极其类似的感觉。我问他那个部到底是干什么的，他是不是真的想为长城修复工程中的军士和匠人们演奏几首曲子或是唱上几段，他高声大笑了几声。“我们部里的人很多年不做那种事情了！”他接下来对我们说的更是令人惊骇，以至于我的副将一度打断他，哀伤地向他询问：“那都是真的吗，还是你在开玩笑？”

对于他的倾听者流露出的慌乱，他下巴一沉，带着沾沾自喜的满足。他在那儿自问自答，就像将啃了很久的骨头扔向饥饿的野狗。他压低声音，向我们道出了实情，如今负责阉割太监和特务工作的是内阁。他根本没给我们时间喘息，继续透露说，最近，皇宫里的太监集团掌握了不可名状的权力。他认为，那些人不久将完全控制朝廷，中国也许再也不会被称作天朝上国了，或是中央之国，倒是可以轻易地成为阉人的天朝。

夜晚悄悄地到来了，他这次喝得更多，尤其是快结束时，那种在我们身上作威作福的快感还有那种来自京城的骄傲，怂恿他向我们泄露了更多可怕的秘密。也许他说得太多了，可是每一句都很有分量，从中你能感觉到，它们如实地反映了当今的局势。当我们开始议论来自北方的威胁时，他又像之前一样轻蔑地大笑起来。“和蛮夷开战？你们怎么这么天真？我可怜的、亲爱的吃公家饭的兄弟们，你们竟然相信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长城的重建工程？开不开战与它一点关系都没有！相反，那是与蛮夷签订的第一份秘密协约中的一个而已！你们为什么那么看着我，眼神像鳕鱼一样呆滞？是，就是呀，长城的修复工程只是蛮夷所提要求中的一个而已。”

我们的这位客人从容不迫地继续说着。可以确定的是，中国修建长城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游牧部落的侵袭，但是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事情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可那多疯狂！”我的副将说，“害怕一个国家，却让它加固边防，这简直是无稽之谈！”

真想当面骂他一顿，或是把他称作大骗子、小丑、吹牛精，这样的想法一直在我心里忍着。就像他到现在为止所说的所有事情一样，这些想必也是真的。我还模糊地记着成吉思汗攻占中国时的情形。他把我们的皇帝们推下台，让自己人取代他的位置，后来又换掉了那些人，因为他们明显变得柔弱起来。几年前的一次晚宴后，我们的严杰阁老妄言大明最后四代将被蒙古人把持朝政，他难道没有因此而获罪吗？

那天晚上，很多想法涌动在我的心中。与我们想象的相比，哪个朝廷都要明智得多，也要愚蠢得多。我回想起双方的很多官员在一轮一轮地会谈。可如今，我看他们的眼光却完全不同了。成吉思汗的魂魄早已不再强大，我常常从在北方从事间谍工作的人那里听说这一点。但是我们听到了也不会去关注，只是告诉自己：这些不过是关于蛮夷的传说而已。他们变得柔弱多了，后来又强硬起来，对这种事情认真，就像试图去解读白鹤在天空中飞行时不同的阵形一样。但那根本不正确。在这个灰色的大草原上，有些事情的发生是很奇怪的，我考虑得越多，它看起来就越重要。一个巨大的变化正在控制着这个世界。游牧民族已然黔驴技穷，而帖木儿，那个老天不知为何非要他成为跛子的人，正在构建一种全新的权力的平衡。他已经让数个民族遵从唯一的信仰，伊斯兰教，现在他又试图将他们安置在一片将来可以成为国家的领土之上。这些不同种族之间的互相侵犯此前看似令人费解，现如今可能要在这地表之上停下来了，尽管尚不明晰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你永远弄不清，一个被控制的蛮夷与一个随心所欲的蛮夷相比，哪个更危险……我想象着帖木儿就像一根长矛屹立于亚洲的中央，他周围的那些牧民听着他的训诫，他要求他们停止野蛮的劫掠，却鲜有人做出回应。

我们感到有些沮丧，眺望着远处的景色，虽然这些年来我们的眼睛对这里的一切已经再熟悉不过了，如今它看来竟是另一番样子。我们曾经咒骂过我们的客人，希望他的马车能翻倒在路上，可实际上，正是他报复了我们一顿，他把我们的想法彻底颠覆了。

逝去的每一天都让人倍感乏味，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成为长城的一部分或是它的包袱。它背叛了我们，还要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痛苦，当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就开始咒骂它。我们那位客人预言说，终有一日，长城会再次为中国效力，这不过是个小小的慰藉罢了，就像在别人看来，长城所谓的内部变化也许构成了它真正的实力，因为有了它们，它将一无是处，不过是一堆死气沉沉的尸体。

长城脚下一名蛮夷探子的死亡，让我们从麻痹之中清醒过来。之前我们经常看到他越来越远地在城墙边疾驰而过，就像要把自己粘在墙上一样，直到最后，他像一只盲目的鸟儿径直撞上了城墙。

我又努力地思量着这个凶兆所走过的距离，这个凶兆会转移到何处，还有那座上下颠倒的桥的影像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它不过是这个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那成百上

千个令人误解的影像中的一个，只有在你经历了之后才会看清。

蛮夷勇士库特卢克的鬼魂

他们心胸狭窄一定是缘于他们对一切东西的肤浅判断，尤其是（就拿这次愚蠢的错误来说，竟然让我不幸遇上）中国的长城，人们都坚信它的作用巨大，可实际上，它不过是一道可笑的栅栏而已，尤其是当你将它与真正的边界相比，与那真正的高墙，与母墙相比，它让所有的边界无力效仿，我们或者将其称为，像很多人所说的，无人能够返回的边界——它是生死之门。

那么可怕地跌入地狱，它就发生在我将自己虚弱的躯体如破布般丢弃在中国城墙的外沿之后，这足以让我明白一些事情，它们原来可能要花费我几千年的时间才能弄清楚。恐惧教给我的知识，远远比所有文明以及学院的产物相加还要好，并且我认为，之所以不让我们返回，哪怕只有一天的时间，那即使不是唯一的，也一定是主要的原因。我猜大概是因为，我们可能用不上一周就能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而那显然不是诸神愿意看到的结果。

每隔一万年或是一万五千年，就会有传言，那些想要回家一趟的人被批准了。大批的鬼魂就会急着赶往城墙边界那里。可是接下来我们却看到它在眼前若隐若现，一大批邪恶的人出现在漆黑的夜里。那里的守望者据说是盲人。穿越只有一个方向，从那里到这里……从不会从这里到那里。

这些鬼魂开始发起怒来，开始抗议，还大声地吵闹，那声音即使在瞭望塔的顶端也能听到。他们喊叫着，说这个古老的故事和在人间是一样的，什么都没有改变，他们说，这么严苛简直就是没有人性……

看到我们受到如此的对待，其他人都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一小股挫败的人四散而去了，以为有朝一日法令会出现松动，他们又开始四处打听，希望新的传言出现，能让他们重新振作起来。

实际上，即便是他也没那么乐观。他在城墙的地基附近来回地走着，从远处展示着被钉过的疤痕，他们曾经将他钉在了十字架上，可是那些守卫却假装没有看见。除非，就像我们一直以来所怀疑的那样，那些守卫真的没长眼睛。

[显示全部信息](#)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pdf.com](http://www.tushupdf.com)